

國際上援助我國的新傾向  
西農

# 抗戰

(版畫六期星每)

編輯者 抗日周刊社

發行者 抗日周刊社

通信處 專賣省城南大街七號

定價 每冊五分

## 國際上援助我國的新傾向

西農

一、保障中國抗戰勝利的主要因素：一中國抗戰必勝，日本必敗——一般中國人都這樣說。這是很好聽的現象，也是中國人應當有的最低限度的抗戰信心。但還有幾種極嚴重的份子，每當大的城市被軍事機噐失陷的時候，便要有些動搖，說「中國必勝」這是宣傳，他們會舉出上海、南京、廣州、武漢等處失陷的事實，來證明他們的理論的根據。表面聽去彷彿很有根據，其實他們所說，都是些假道理，一經似是而非，最大也就只能表示他們對事實認識的膚淺和不夠而已。我們說「中國抗戰必勝」，日本必敗——這是事實，不是宣傳，如果說明天就可把倭寇趕走，這才是宣傳，因為沒有實事的根據，自然不可能，那末「中國抗戰必勝」的根據在那裏呢？我們可以舉出幾個保障中國抗戰必勝的主要因素，來證明這並非份子的假道理。能保障中國抗戰勝利的主要因素便是中國全面抗戰愈打愈堅強，愈打愈廣泛，和國際援助的愈久愈多助長愈肯助。前者由於中國土地的廣大和人員的衆多，與政府實力的堅強所決定，後者由於中國的利益與英美法俄各大國相一致與日本的利益與中美法俄各大國相矛盾所決定。同時前者已經抗戰一年半的事實所證明。後者正在開始，當未有明顯的事實確在目前，動搖份子們或者還不肯相信，我們便先把這一個主要因素說明它。

二、國際援助與長期抗戰互相作用：中國的利益與英美法俄各大國相一致，這是已經說過的，這也便是援助中國抗戰的根據，不把這一點說清，便不會相信各國定要援助中國，但是又必須要中國本身能支持長期抗戰，才能收獲這個援助。二者是互相作用的，抗戰的力量越堅強持久，國際的援助也越廣大，國際援助越廣大，抗戰的力量也就越堅強持久。一些心急的愛國志士們看到武漢廣州陷落了，國際的援助還未來，於是悲觀了，認爲完了。其實他們忽視了政府抗戰的實力并未受到嚴重的損失，所以他們便驚慌了。同時又見到美國二千五百萬全元和英國一千萬鎊援華借款發表了，於是又樂觀了，認爲這算有辦法了。其實沒有如此簡單，這援助不過是個初步的開始，不但不夠的，而且範圍還小的很。但是這與日寇的凶惡談判相一致是有意義的，因爲已經表明了英美法俄援助中國抗戰已漸漸一致，這是我們必須要認識的一點！

三、國際援助中國抗戰必趨深入與廣大：國際援助中國抗戰進一步的傾向，必定愈趨愈深入，愈趨愈廣大，這並不是我們主觀的希望，而是被客觀事實所決定的。因爲國際上維護和平的國家援助中國抗戰，必會引起暴日在國際的外交活動，所謂反其協定需要爲軍事同盟，因之必然的義大利的反法運動，法國的重新爲英國獨立國運動，和暴日奉北軍隊的北調，也是個一致的。但他們所表現的不過是嚇唬維持和平國家的煙幕彈。除了促進各國愈趨愈深入的援助中國抗戰以外，是沒有若何收獲的，各國對於暴日的經濟制裁和軍事制裁，必會相繼實現，這是由暴日本身所推動，這也是我們必須要認識的一點。





# 舊道德

哲馬會丁

舊道德：

你在某些人的眼中——

簡直是一文不值的古董！

因爲——

你說：「家庭革命是『獸禽』！」

你說：「多角戀愛是『奸情』！」

你說：「無孔不入是『鑽營』！」

你說：「專講手段是『害羣』！」

你說：「專捧洋人是『夷種』！」

你說：「過分宣傳是『盜名』！」

你說：「兩面光是『小人』！」

他罵你：

因爲——

你是：「禮義的『原本』！」

你是：「廉恥的『母親』！」

你要：「處處守着『良心』！」

你要：「對人講着『忠信』！」

你要：「牢不忘掉『祖宗』！」

你把：「男女約束得『嚴緊』！」

你崇拜：「爲祖國犧牲的『忠臣』！」

你詛咒：「爲異族作走狗的『奸人』！」

所以要打倒你所主張的『人倫』！

要實現他所抱負的『平等』！

給你所送的綽號是『腐爛』！

而他自居的是『文明』！

我亦有心怪你『不中用』！

但你却造成了中華數千年的精神文明！

我亦有心怪你『不進步』！

而世界上真正進步的人士，却對你甘拜下風！

罷了！舊道德！

中山先生是你的知音！

蔣總裁却在拚命地推行！

我在未來的新中華啊！

看你到底中用，不中用!!!

廿七年十二月廿日于寧夏

## 爲敵機濫炸各省清真寺告西北教胞

易平

野寇——日帝國主義者——此次狂妄地發動了空前後的侵華暴行以來，差不多不但是世界人士都料定它將要自食其「不戰自焚」的惡果；就連它自己國裏的稍用理知的人們也何嘗不自覺其此果的魯莽滅裂兒多去少？然而被法西斯

斯蒂狂轟中燒的它，却不顧一切地竟走上了這孤注一擲的死路。看它這一年多來，始而吹一連戰連決「地嚇人大話，不成功，繼又倡長期作戰以掩飾，不濟事。南侵北略，入泥淖益深，逼體鱗傷，首尾愈不能相顧。再加上內而國

內經濟破產，人民反戰，外面國際：四面楚歌，集矢一身；於是手忙脚亂，策略累變，宣傳花樣也因之翻新，然而欲蓋彌彰，愈加顯示了它捉襟見肘，回光反照的窮態，與死象，同時更有力地保證了我們最後勝利地快要到來，是多末的有把握！

最近它自知威迫利誘妄想分化我西北民族坐收「以華制華」的漁利，的陰謀毒計，被西北軍青當局的積極以實力擁護中央抗戰到底的國策的堅決表示所粉碎。於是惱羞成怒，圖窮匕見，不惜暴露其人類劊子手的真嘴臉，狂暴的鐵鳥翔翔乎西北上空，炸寧夏轟五原之不足，於上月廿四日上午九時乘我西安市穆民教胞正在舉一年一度之開齋大典禮時，以二十架飛機，集中我穆民住區，以各禮拜寺爲目標，濫施其有計劃之狂炸，計投彈多至八十餘枚，毀我富有歷史意義之禮拜寺四座，以及我毫無軍事設備之民房三百餘間，死傷我正在祈禱之善良教胞男婦老幼達百二十餘人之多，又於同月二十八日以同樣暴行，施之於我廣西桂林教胞，死傷損失不計其數！

教胞們！這是我們誓死忠于祖國，不作漢奸賣國賊的光榮反證，這是敵寇屠滅我整個中華民族的自供，這是敵寇對我華五千萬穆士林乃至四萬萬五千萬文明華裔的血債，錢死的教胞們！莫忘穆聖「你愛人如己，你才佩爲穆民」之遺訓！

雖然我們更要認清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敵

這滅亡我整個中華民族過程中，必然要用的毒藥手段，同時，也是我們為求自己民族生存進程上，必付的代價，也是弱小民族，反帝運動中的家常便飯，用不着驚奇，與怯懦；唯有更積極地加強我們的敵愾同仇的決心，凝結我們的意志，集中我們的力量，對我們同胞的血債，求我抗戰最後的勝利。總之說：「死非罪惡的一種刑罰，我教生固不畏死。」古蘭天經二章一五四節：「你們沒要說：舍身殉難的人，今已死了，其實他還在活着，不過你們味然不覺罷了！我拿驚恐，飢渴，損財，喪命，與荒歉，種種不幸的事，試驗你們，你可拿吉報去宜慰能堅忍的人吧！他雖然遭遇了巨兇，他還說：『我們確為主所有，終必歸主；』」這等人，主的大惠大慈，將加於其身，而使其步入正道。」現在我們既然更深地體認了敵寇的醜惡面孔。我們就該本此不怕死的精神，有下列的幾點體與決心。

一、認清現在威脅我們生存唯一的絕對死敵就是日本鬼子，我們要即刻一致的起來在最高的領袖，領導之下，堅決抗戰到底，那我們早晚是得不到生存保障的；換句話講：就是現在我們同日本鬼子是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大仇敵，反正有我們，沒有它，有它，沒有我們；因此我們認定現在敵敵國存是高於一切的。不猶豫，不遲疑，不顧慮，更不倖倖的，流自己的血，求自己的活，拚自己的命，致敵人的死，古蘭天經二章二〇七節「……：使獲之禽獸，慘過了屠殺，敵人和你們搏鬥，必使你們背義（降）而止；你們中果有肯的人為（漢奸）而死，他所有的善功，今生後世都歸虛無，永陷火獄。」總之說：「真主曾指示我心：凡毒藥沒終之人，雖處任何危險，決不致死，你們應知畏主，你們團結奮鬥，以圖生存，切莫要因退縮而背主。穆民之與同類，猶頭部之與身體，肢體負傷，頭必響應。」又說：「你們務必要援助你們受虧之弟兄。」這是我們拳拳服膺的天經聖訓給予我們的教訓，在這狂寇肆虐我國境內的時候，我們要堅起中華男兒的大好骨頭，作真主的真正「版圖」穆民的真正信徒。走向這主聖指給我們求生存的大道路，以迎合我們國家民族的大時代。不如此，即不佩為真正的伊斯蘭教徒！

二、我們認清中華民族的目前命運是整個的匯流在一起，生則俱生，亡則同盡；決沒有種族宗教之分，也無誰個獨全之理。這一真理說明了在現要大家以集體同命的關係，走向同生死，共患難的一條戰線，共同衝過這風雨同舟的難關，才有共存共榮的光明前途。過去彼此間的同床異夢，已被敵人的飛機大炮轟醒了，過去的種種所前疑團，已被敵人的機關槍鋼甲車衝散了，「誰坐天下，我們當老百姓」的民間情性，已被敵人到處的好淫燒殺摧毀了。我們自身的裂痕，被我抗戰將士的血肉彌縫了，我們民族解放的烈焰，燒毀了一切歷史的陳跡，革命的怒潮，沖洗了障礙彼此團結的殘餘。最高領袖告訴我們說：「到了最後的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所以時值今日，我們要拿出所有的一切，公之國家民族，以爭取全民族抗戰的最後勝利。在這一大崩潰之下，沒有任何個人，也沒有誰的享受。必須要有這樣不折不扣百分之百的信念；才對得起死難的同胞，加多難的國家。不如此，即不佩為真正的伊斯蘭教徒！

三、要動員所有的阿衡，及教中的知識份子，向國內外的教胞，拿這一事實（西安桂林穆民遭濫炸）擴大宣傳，以撕破和揭穿，日寇過去及現在對我教胞的種種欺騙假面具，和宣傳，並進而喚起他們的敵愾心，同情心，羣起直接間接地致日寇的死命。特別是各寺教長，應該自即日起，不斷的率眾為此大死難的教胞，作悲壯地祈禱，與沉痛的講述，以激勵教友們的自我同情心，進而鼓勵其無比的從軍殺敵的勇氣，展開更廣大更普遍的穆民參戰運動，完成真正的全民族抗日陣線，以速日寇的崩潰，而求中華民族的早日復興。

教胞們！歷史告訴我們：世界自有穆士林，它曾遭過玉碎的屠殺，絕沒有過瓦全的投降，最近西安，桂林穆民教胞的大量慘被轟炸的事實，就是：「沒有國家，沒有宗教；更沒有任何個人」的具體說明；同時也就是敵寇殘暴的魔手，伸向我們的胸膛的開始，所以現在，不是我們進寺門辭宗教，出寺門辭光陰，不問國事的安閒時光了！起來吧！不甘作奴隸的西北親愛教胞們！！

# 英美貸款與中國抗戰前途

一愚

自英美對日採取強硬外交以來，美國即以二千五百萬美金債券，作為購買美國農產品製成之品之用，此項信用借貸，純為商業性之買賣，英國亦以商業放款，並特別基金一千萬鎊貸與我國，作湘桂至滇緬公路之運輸材料費。顯示着英美兩國，共有在經濟上援華，並對日實行其經濟的報復。以致東亞局勢，發生新的變化。外報記者，時以此事，詢諸日外相有田，有田稱：「此項貸款，雖實為促進貿易性之一種，然其結果，適足使戰事延長，同時使第三國僑民在華之不便與困難，較前增進……」此種行為，苟為對日之一種姿態，則此種姿勢至為危險，日本人民，將無疑加強其建立東亞新秩序之努力。」一言之，倭外相有田，竟斥美英貸款不適當。以是有田此種姿態之談話發表後，美方認為含有威脅性在內，並不以為異。今後倭對此事，果採報復政策，美當更作有效之報復也無疑。惟吾人所論列者，美英此舉，絕非偶然，而是該兩國國策上，必然的一種趨勢。此從艾登赴美訪問威爾遜的行動上可以看得出來。

原來艾登，是在美意協定時，不滿張伯倫的屬眼政策，憤而下台的人物，這次艾登的出居新術，不啻是暴露着張伯倫的政策失敗。這是英國政治家的手度，不存感情的私見。張伯倫才能優劣，迷途知返而返周艾登，足證

其政治襟懷之磊落！不然的話，美國自西強協訂告成而後，在中歐分裂了捷克斯拉夫的完整國土，在西歐加緊了佛朗哥對西班牙的內亂；而在遠東，又默許暴日帝國主義者的侵佔廣州。以至武漢不保。致我在我長江流域，華南經濟，遭受莫大的損失，尤其香港，自廣州與香港間之鐵路及水陸交通斷絕而後，商業即趨於停頓狀態，香港貿易大部崩潰。是足說明了張伯倫的現實外交的醜態，無異作繭自縛，閉門而投資，加緊了未來世界戰爭的危機。若從英法德意四國的陰謀詭計外交於孤立的計劃而言，英國不與美國的切實合作，正是反逼着美國與蘇聯結合，加強了國際間的敵對，那末美國年來的轉旋，徒成空言，豈非心勞日拙而何？這是美國與美合作援華的一個意義。固然美國的汎美主義，是美國的基本政策，但未曾忘懷於中國的門戶開放和其利益與露的打算，如坐視倭寇侵華成功，建立東亞新秩序，而不為之所，則將來太平洋的風雲一趨險惡，美果何術以持其國勢，這實在是美國與美合作援華的又一個意義。而且美英的合作援華，為了世界的真實和平，也不能不先從解決遠東問題上下手。所以張伯倫在英下院討論外交政策時，曾經發表過演說：「中國普通人民所受種種痛苦，以視西班牙國內戰爭所引起者，遠較劇烈，而減輕痛苦之機會，則大有遜色。吾

國在中國所保有之悠久利益，自己因戰爭之故，而遭受重大損失。遠東與歐洲各國力量情形若是，而遠東局勢反常又若彼，余實未見英國政府或不給地國政府，以獲得滿意諸君所可期待於政府者，亦唯盡其在已，決不怠忽而已，此種政府業已堅辦，並正竭力維護吾國所保有之權力。但中日兩國所期待於友邦，擬加以拒絕。至以美國聯邦財政與公司所貸與中國之借款而論，就余知其用意之欲便利美國對華出口業，此在英國政府，倘能以同樣方式，便利本國某種貨物輸往中國，自亦在原則上樂于接受。一俟出口信用担保法案成立之後，即當以同情態度考慮此事；而自以此際以遠彼時，亦惟有等待遠東戰事結局如何，並密切注視一切機會，俾能在公允合理的條件下，協助中日兩國結束戰事。」云。由此可知，日本阻礙了美國在華的權益，乃不得不採用新的方式，以維護本國利益，而以商業放款，貸與中國，即其一端，且於設立特別基金一千萬鎊一層，正由國會討論中。

中國的抗戰，向本自力更生的一貫政策，抗戰一年又七個月，表並未因國際形勢之轉移變化，而為轉棄棄之應付，作其趨雲覆雨之習官。其有同情於我之國家，自當視為好友，所謂法而斯強盜的德意，我們不願與之為敵，惟是爲了中華民族的大敵，而作強強不屈之抗戰，豈有堅強不敵之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在艱苦的環境中奮鬥，在為爭取最後的勝利而

為英勇壯烈之偉大的犧牲。今武漢雖已放棄，而中國東部及中部的工業，却轉移於西部諸省，在西北西南各省，亦已發展了經濟交通建設，換句話說，抗戰的人力物力，已經在西部諸省充實起來。廣大優厚的民族革命實力，已廣植於深長廣大的內地，並不在漢口交通的沿江沿海各方面，敵之侵華，在漢口戰事決，我之對策，在持久抗戰，全面戰爭，與爭取主動。現日武漢放棄，我已轉入了全面抗戰的階段，也可說是民族革命的大戰爭時代，在時間上，什麼時候，恢復了領土之完整與主權之獨立，才算是抗戰的完成，任何地方，都可步步為營，處處設防，與敵人作不計前方後方之戰爭。此時的建國大業，更是全國人民盡力以赴，精勇圖進的天職。誠然美善了他們的權益，而貸款援華，但是他們看見了我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力量與把握，為着投資的安全與尊重中國抗戰的正義，及保障世界真正和平，其所以經濟力量援華，在他們的本身上是必需的而且是非有不可的舉動。若認為有了他們的援助，我們才能持久抗戰，消耗敵寇的實力，那就是忽略了中華民族抗戰建國的真實意義，和我們已有的潛在的廣大深厚的人力，物力的了。

會葬身無地時的時候，此類的舉孔，不過是他們的週光反照而已，同胞們，努力！

戶口還不滿五十，人數僅僅三百多的富貴村，昨夜日軍來時，有三十五個壯丁，給擄了去。這數目是多麼大的驚人呵！他佔了全村人口十分之一，平均起來，幾乎每戶要有一個不幸的遭遇者。他們是年力特壯，主產力最強的中堅份子；他們是家庭內的棟樑，全村的柱石，因為他們的不幸富貴村，也便喪失魂魄的毫無生氣了。

### 會葬

難民

富貴村，是離開城市有七八十里的小村莊，雖沒有那末擁擠的人，也沒有城市中叫聲的繁華，但地却擁有一塊廣漠肥沃的平原，豐饒了的畦畝相連的田壟。春天黃鸝兒來叫，夏日有粉蝶飛舞；幾個工作的農夫，一羣羣食草的牛羊，把他裝飾成一幅豐潤美滿圖。

生活於富貴村的人，他們在陽光送暖，大地回春的時候，男人牽着耕牛，唱着怡情的山歌，在田裏開始了播種的工作；女子坐在窗簾下，一邊談着閒話，一邊在縫補着衣裳；小孩子們也很幸福，大一點的，在塾師的指導之下，坐在明亮的書棹上，子曰，詩曰的讀着古聖先賢的遺書；那小一點的，成日慣竹馬青梅的遊戲着，亦有快樂。每當夕陽西墜，鳥雀歸巢的時候，他們都停止了手中的工作，臭臭的炊烟，給他們支過了晚飯和清寒的油茶。聚坐在豆油燈下的家人，吃罷飯的時候，喝着老茶（大葉茶），閒話一四東家的長短。在隱隱的壓逼下，把身子放到溫暖的炕上，然後再蓋上一床棉被，結果了一日的疲乏，便在鼾聲呼呼中打發了過去。

莊禾漸漸的大了，從他們的頂端，垂下金黃色的大穗，順着風，搖一搖一晃的身軀，做出老態龍鍾的姿勢，顯然他衰老的已是弱不勝風，到了終了天年的時候了。這是他們血汗的結晶，半年來勞苦的代價，他們用鋒刀銳利的鐮刀，一刀刀的收割着。望着一個一個又粗又大的莊禾，沉重的躺在田裏，內心裏充滿了壓抑不住的高興。他們碰着的時候，總是彼此互相這樣的問着。

「今年你的莊稼好吧！」兩人碰着的時候，一人壓倒的問着。

「不錯，不錯。」答話的人，為豐收的快樂，已使他滿面笑容，他接着這吉利的問訊，同時他忘不了恭維別人：「你的也好吧！」

「很好！很好！接響的福口！」他喜歡的眉開眼笑了。

「咱們這地方，就是這樣好：年年有收成。」

「可不是呢。自我記住就沒有遭過災。」

「人人有穿有吃，真不愧為富貴村。」

「富貴村，這村名就叫得好！哈哈！」

「哈哈！王大爺再見！」  
「李兄弟再見！」  
碰着的人，彼此得意的談罷，在一片快樂聲中分手了。

他們果然太幸福了。在帝國主義軍事，政治，經濟的三重壓迫之下，金銀外溢，土地日促，無衣無食，乃為一般現象；流離失所，已成習見的事實，終日啼飢號寒，嗷嗷待哺的人，不知有多少。雖然父老們常說：「現在年頭變了，食用都貴的教人吃驚！」八個制錢一斤白面，六個制錢一斤香油的時代已成過去。然而他們却始終沒有見過背着中國金銀往家走的碧眼兒，拿着快槍威逼人放棄家產田園的矮個子，一向是過着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快樂日子。

他們今年的收成，是和往年一樣的好，每人家裏，倉房內都儲藏着滿滿的糧食。時候已是深冬了，刺骨的朔風，陣陣的吹來；河渠內的流水，也結上了厚厚的冰層；太陽光，像受了傷的戰士，無力的照射着；大地上缺了溫暖，裂開縱橫交錯的罅縫；破廟裏接二連三的，開始往出運送那凍僵了的死屍，冬的威嚴，聽了已使人有點毛骨悚然！其實他只能脅迫那些囊空如洗的流浪客，又怎能唬嚇那些豐衣足食的富家翁呢？

富貴村的人，他們在工作完畢的深冬，身上穿着棉衣，棉衣的外邊套上皮襖；家裏燃起炭火，在靠爐旁的棹上，擺列着香茶。這裏酒

杯還沒乾，那邊水壺已在嘶嘶的作響，他們喝完暖酒，便品起老茶。酒後耳熱，走出院子看門前白楊上的落雪，或找知己友朋去聊天。冬只給了他們快樂，並沒感到什麼威脅。

夏夜太短，春秋慵困，惟有這冬夜最為美麗，最為可人，也最為鍾情，最使人留戀，因為在這漫漫的長夜裏，一般愛好音樂的人，每當萬籟俱寂的時候，撥動那錚錚鏗鏘的琴弦，和着那悠揚的歌聲，繞繞在空中，代替了冬風的悲鳴，排除了蕭索的氣氛，恁你是失意的旅人，或者是七八十歲的老翁，聽着這撩人的歌樂，也教你春意融融，精神興奮，渺茫的前途，顯出無限光明，這裏有說書的先生，他們大都是本村人，斗大西瓜的字，還認識幾毛口袋的，半通不通的也看過了許多小說，上自盤古開天闢地，女媧的煉石補天，下到清兵入關，殘忍的揚州十日屠殺，他們都能說的有聲有色，娓娓動聽，迷戀在這裏的人，不祇有好奇的小孩，壯年的男子，就是那些白髮蒼蒼的老翁老嫗也混雜在裏面。

日本鬼子進兵了城，姦淫擄掠的消息，傳到富貴村了。他們不祇聽到霹靂的一聲，同時覺得這片風雲，已冉冉的浮到他們的頭上，暴雨的預感，沉重的壓在他們的心頭。他們不知國際的情勢，也不曉得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殘。但由小說裏聽到匈奴，鮮卑等異族，每次來到中國，都是房舍為墟，人畜盡殺的。這次日本來了，怎能倖免呢？未來的大難，已使他們

寢食難安。

事實任他們衆心惶惶中，終於展開了。日本軍在漆黑的夜裏，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從富貴村載走了卅五個壯丁，從此田野裏沒有少壯農夫的工作，冬夜內少了彈唱的男兒。嗚咽的哭泣，涕淚縱橫的面孔，扮演着那生離死別的慘劇。

王大娘（山西人稱伯母為大娘）自昨夜起，號啕的痛哭，即沒有停歇過。她哀婉幽訴，淒厲的慘泣，激動了隔壁住的吉祥孀，她來勸慰着說：「王大娘不用哭了，元生就會回來的。」

「元生呀，沒你我怎活呀」王大娘哭喊着。  
「王大娘，你老人家哭壞身體呀！元生就會回來的。」吉祥孀見王大娘年老身衰，担心的勸誡着。

「日本鬼子，你把我的心掏走了」王大娘對自己的身體，顯然並不怎樣重視的，由她大聲的哭泣，沉痛的情狀看來，大有故意加速毀滅自己的趨勢。

吉祥孀見勸不住王大娘，乃轉變了對象，轉頭向坐在她身旁的少婦說：「翠蓮快別哭了。大娘人老，太固執，難道你也不省事了嗎？」

「可憐的元生弟弟，你怎捨得拋下祖母呢？被稱為翠蓮的少婦，也沉痛的哭着。  
「翠蓮，你不可憐你年邁的祖母嗎！你也

這樣的哭泣，不是更增加她的難受嗎？」吉祥  
 知道她最親最愛祖母，所以拿這話責備她。

「……」翠蓮不大聲哭了。

「元生，那孩子，年紀輕輕的，一沒有作  
 賊，二沒有為盜，他們捉去能把他怎麼樣呢？  
 「吉祥嫌用承平時代的眼光，判斷元生這次決  
 沒有危險。」

「吉祥嫌，你……你老人……人家，不  
 知道……」翠蓮哽咽着說。

「不知道什麼？」吉祥嫌截住她的話問。

「我聽……聽人說，日本……鬼子，捉去  
 ……去人……就……」翠蓮正要敘述她所聽到的  
 的日本人的殘忍，吉祥嫌忙給她使了個眼色，  
 然後把眼光轉到王大娘的身上。翠蓮壓住下面  
 的話，却又痛哭起來了，王大娘好似受了傳染  
 ，也響應着。

「沒，沒有那事，翠蓮！你不要聽外面人  
 的謠言，日本人，我又不是沒見過的，他們和  
 我們一樣一樣兒的。吉祥嫌用日本人的外表，  
 來圖謠言。」

「但是……但是，那心不一樣呀……」  
 翠蓮說出日本人的異處。

「心也不見得不一樣。他們來了也是要安  
 民的。」吉祥嫌主張日本人心也很善良。

「那麼為什麼要把人用汽車載走呢？」翠  
 蓮懷疑日本人用汽車載走壯丁，不是好意。

「載走還回來的，那有什麼要緊哩？」吉

祥嫌認為載去還會回來。

「怎能回來呢……唉……」翠蓮擔心着元  
 生回不來。

「怎麼也可以回來的，元生和他們往日無  
 冤近日無仇，可是這年頭好人少，壞人多，難  
 免有賊人胡攪胡拖，連累到他們。等是非判明  
 ，自然就將他們送回，就是日本鬼子不講理，  
 像元生那樣年力正精壯的小夥子，還愁不能逃  
 跑嗎？」由吉祥嫌的眼光看來，元生是一定可  
 以回來的。

「怕他難逃吧！」翠蓮仍不放心。

「不，並不難逃。沒說這些小夥子，你不  
 記你二仁叔嗎？」吉祥嫌問翠蓮。

「記得，記得。」翠蓮點頭應着。

「他給土匪綁去的那年，已經是五十三歲  
 的老頭子了，請想，年紀那麼大的人，又給人  
 家牢牢的綁住，怎能逃得脫呢？不想有一天正  
 當半夜的時候，他乘着土匪睡熟，偷偷的爬出  
 牆外，前後僅僅五天工夫，便重回家鄉了。」

吉祥嫌說到這裏，她見翠蓮在收眼淚，王大娘  
 哭聲也漸低了，似乎在注意聽她的話。於是她  
 更提高了嗓子說：「我忘記和你們說了，早晨  
 我聽人說，書房（私塾的別名），李先生打了一  
 卦，他說這些人，不出三天，一定可以回來的  
 。」

「奶奶（祖母的別稱）！你老人家別哭了，  
 吉祥嫌說，元生後日就可回來的。」翠蓮怕祖母  
 沒聽真切，又把吉祥嫌的話重說了一遍，也開

始勸她祖母。

「你……你吉祥嫌哄……哄我哩」王大娘  
 吃力的說着。

「王大娘，這是真的，並不是我哄你。」  
 吉祥嫌辯解說：「要不我也不知道。今天早晨  
 ，我正去看富貴嫂，她哭得淚人似的，怪是可  
 憐。一會富貴哥從廟上回來，他高興的說，李  
 先生打了一卦，斷定不出三天，這些人一定可  
 回來。」

「富貴的那一個孩子給綁去了？」王大娘  
 奇異的問。

「他的大兒子給綁去了，」吉祥嫌答。

「可憐存寶（富貴大兒的名字）那孩子，怪  
 好的，和元生一樣，能吃苦，能工作，也給綁  
 去了，唉，日本鬼……鬼……子……呀」王大  
 娘越說越憤恨，最後的話，一個一個字都是從  
 緊切的牙縫中迸出來的。

「是的，存寶和元生，是二個好孩子。」  
 吉祥嫌附和着。

「李先生說什麼時候能回來？」王大娘又  
 把注意力轉到元生回來的時期上了。

「三天內，他們就可回來。」吉祥嫌很快  
 的答覆她。

「三天內……」王大娘吟味着，她似乎有  
 點相信，但又有點懷疑這判斷，「三天內，你  
 看元生們能回來嗎？」

「我看一定能回來。」吉祥嫌，毫不遲疑  
 的說。  
 （未完）